

扶轮问路

史铁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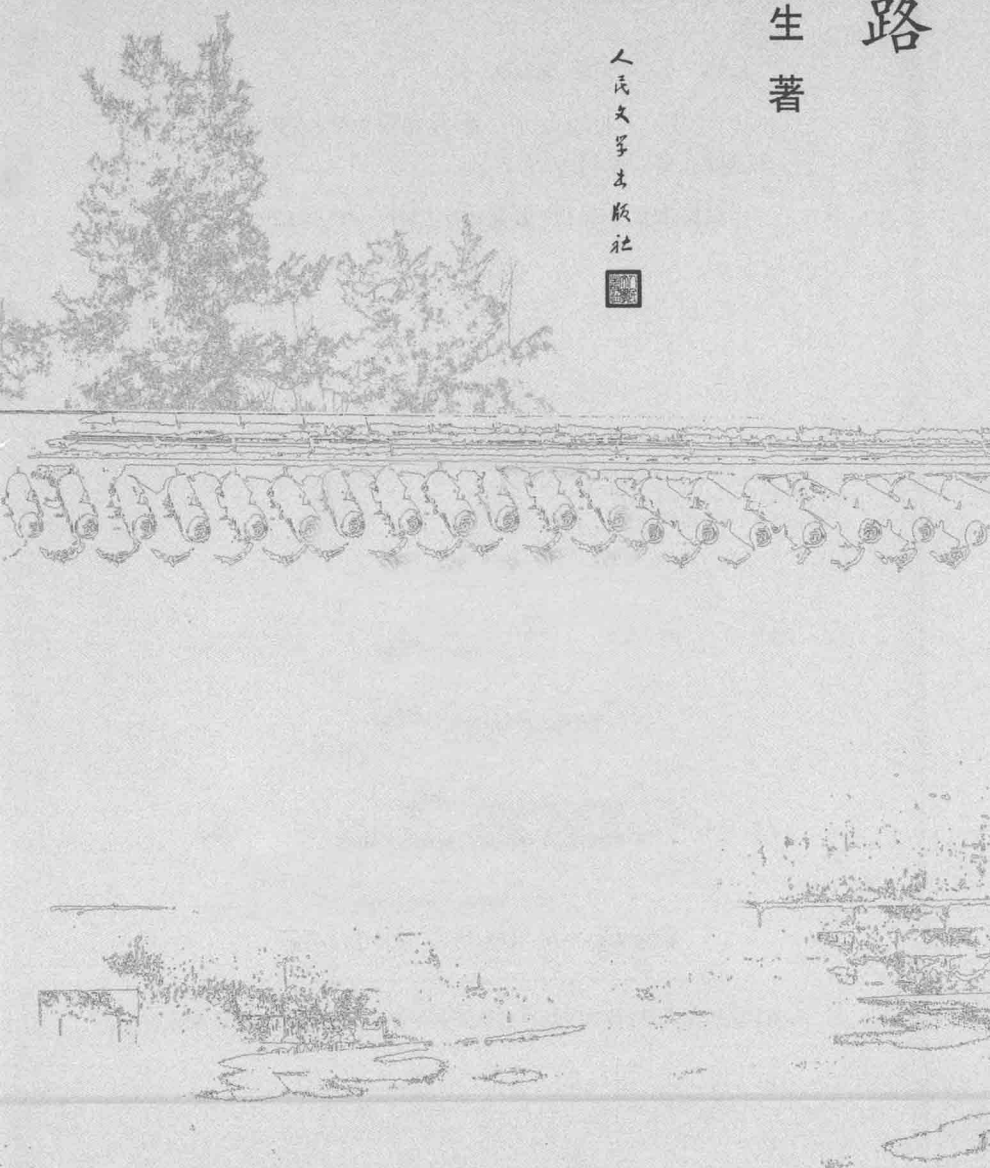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扶轮问路

史铁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扶轮问路/史铁生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ISBN 978-7-02-008640-5

I. ①扶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3229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美术编辑:黄云香

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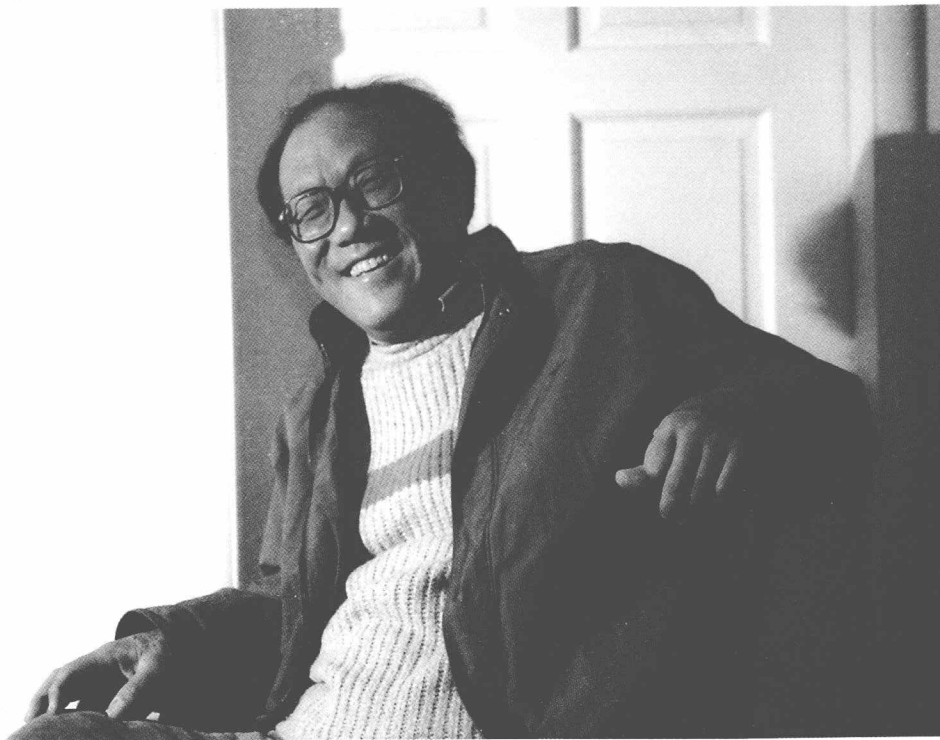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184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10.125 插页3

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640-5 定价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
历数前生，你能够
与我一同笑着，所以
死与你我从不相干

——史铁生《永在》

前 言

弱冠即扶轮，花甲犹问路。
锋芒钝而折，迷途深且固。
曾问生何来，又问终归处。
苍天不予答，顾自捉笔悟。
偶成篇与章，任凭退与录。
但得一二钱，隔街送药铺。
钱本不足惜，命亦如摆渡。
方信有神恩，游心需乘物。
修行复修行，永恒复反复。

目 录

前 言

太阳向上升起 / 001

花钱的事 / 006

智能设计 / 015

扶轮问路 / 021

老好人 / 029

放下与执着 / 039

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 / 045

许三多的循环论证 / 055

文明:人类集体记忆 / 059

从“身外之物”说起 / 064

原生态 / 070

《立春》感想:价值双刃剑 / 075

种子与果实 / 080

乐观的根据 / 082

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 / 084

身与心 / 087

回归自然 / 090

喜欢与爱 / 093

看不见而信 / 096

“自由平等”与“终极价值” / 103

欲在 / 110

门外有问 / 117

理想的危险 / 125

诚实与善思 / 137

地坛与往事 / 150

附：想电影 / 247

猎人 / 249

算命 / 251

为无名者传 / 253
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/ 255

何宅 / 258

历史 / 261

不治之症 / 263

今晚想坐到天明 / 266

另外的地方 / 267

最后的练习 / 269

节日 / 271

遗物 / 273

希米, 希米 / 275

永在 / 277

预言者 / 279

生辰 / 280

秋天的船 / 283

鸽子 / 286

不实之真 / 290

冬妮亚与尼采 / 292

葛里戈拉 / 294

我在 / 296

后 记

太阳向上升起

当导演真是比当作家难。写作是个体经营,败了,顶多饿死一口儿。拍电影是集体项目,上千万的投资,数十人的生计,导演是集艺术与财政之责于一身。可艺术与财政从来就有冲突,前者强调个性,后者为求利润不得不迁就大众口味——这本身就像个悲剧: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值得同情。怕只怕一味求利,结果是火了一宗产业,灭了一门艺术。电影,尤其声色犬马、名利昭彰,不像写作,天生来的是一种寂寞勾当。然而大隐隐于市。在这汹涌的市场激流中,匹马单枪杀出个姜文来,直让人感叹造化不死。

姜文岂止是艺术家,更是位哲人。哲人,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学,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逻辑中周旋。先哲有言:“哲学不意味着一套命题、一种教义、甚或一个体系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。”怎样的生活方式?善思考,或如柏拉图所说:爱智慧。怎样的激情呢?爱,或如艾略特所说:爱是一种折磨。折磨何来?不能容忍生活总就那么“白云

千载空悠悠”，而要探问那云空之处的悬难。张越说：能根据不同时期的作品，看出其心路历程的导演，在中国只有姜文一个。此即折磨的价值。

姜文的前两部作品，已见那折磨之于个例。这一回，折磨走向了形而上——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实在是说：如《浮士德》般的生命困境，一向都在人间。

两个年轻女人，在一块指向“路尽头”的标牌前分手，一个去完婚，一个去为丈夫奔丧，一个以为从此幸福美满，一个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头。这应该是故事的开始，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后。而影片的开头，实际是故事的结尾：多年以后，以为幸福美满的一个，生活陷入了无聊与委琐；孤守白头的一位呢，竟至疯狂，后随一条“满载光荣历史的河流”不知去向。

如果一、二、三、四地平铺直叙，二〇〇七年只会像以往一样，在众多惨痛故事的旁边再添上一个。而现在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中国影坛随之有了一个真正的悲剧。

最后一幕，太阳照常升起。谁说那是光明的尾巴？那是故事的开始呀！这可不是简单的倒叙。结束，等于开始，那是说：生活，曾经是这样，将来未必就不是这样。“太阳底下本无新事”，精神之路永远面临这样的悬难——尽头，或没有尽头，尽头必至无聊，没有尽头则难免疯掉。这也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困境：停下来，灵魂输给魔鬼；总就这么走下去呢，可到底是为了啥？然而，大地上或现实中，生活似乎只提供这两种可能；即便

发疯，生命也还是去如逝水，空若荒云。

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：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，都值得我们同情。推演之：相互悖反的两种选择均属无奈，那才是悲剧。而来个清官即可化悲为喜的故事，乃愚昧的成果，只能算惨剧。悲剧，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，也只能对之说“是”的处境。比如浮士德：你停下来，还是走下去？比如现在：飞速前进的利润与消费、飞速恶化的生态与道德，是可能停下来呢，还是可能永无止境？与黑格尔给出的境况相比，此一种两难，可谓悲之更甚——前者或仅及个案，后者却要我们大伙儿的命！《浮士德》的伟大由之可见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不同凡响，由之可见。

怎么回事，要命的倒是伟大、非凡？真这么回事，至少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这样。艺术家若都在现实中活得流畅，不觉任何荒诞，停步的人间就全剩躯壳了。科学、商政，各得其所，艺术凭啥吃饭？艺术，当是人类精神最敏锐的一处觉察，若只为年节添些乐子，则近于玩忽职守。惟当见识了精神的悬难，以及现实不断更换着新装的无聊与无奈，人才可望成为如尼采所说的“超人”。“超人”，并非是指才能盖世、法力无边，而是说，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，超越可口与可乐（譬如种种“大餐”），使精神不断升华。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也是这意思。学习，不见问题怎么行？精神升华，不识其困境怎么行？

可是，单识困境，就行了？但这是不可躲闪的第一步。比如对姜文这部影片，大可不必人云难懂，就看也不看地自认智商

也属低下。又有先哲说过：“不是艺术模仿生活，是生活模仿艺术。”艺术，自有其引领欣赏和启发思向的职责，若一味讨好票房，品位势必持续走低。而后，再看那悬难是在呼唤什么吧。张辉在其《德意志精神漫游》一书中这样提醒我们：“向歌德学习：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‘向前走’的时代，如何同时关切永远‘向上走’的问题。”——即“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”。这便是悲剧的意义。悲剧，不等于眼泪，更非教人沮丧。悲剧，把现实中不解的悬难彰显在我们面前，意在逼迫着我们向上看——看那天天都在脱离地平线、向上升起的太阳，是一个根本性象征。

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与《浮士德》的异曲同工，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为。然而，一个诚实又善思的人，早晚会跟大师歌德想到一块儿去。姜文依靠其敏锐的觉察，在局部的历史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。惟此才有象征。象征不是比喻。比喻，是靠相似事物的简单互证，比如指桑骂槐。再引一位先哲的话吧：“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，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。”另一世界，有吗？比如说就在你心里，在人们不息不止的盼念中。盼念，若旨在不断加强可口与可乐，就还是停留在此一世界。而姜文是以什么为比照，看穿了那无聊与无奈的呢？梦想，或向往。梦想或者向往，毫无疑问是指向着另一种生命状态。何东老兄有句极刻薄又极精辟的话：（在某些地方）总是没有梦想照进现实，常有的倒是妄想照进现实，或现实击穿梦想。

我妻子说，是“印象”二字，让她一下子看懂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诗，大都重视印象。诗性的根基是梦想。何谓梦想？恰如刘小枫的一个书题——《圣灵降临的叙事》。圣灵如何降临？简单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。单靠记忆的回首，没有梦想插手，往事所以是死的。所谓永恒呢，即千变万化的当下，总与那梦想接通。这一接通，便不能满足于记忆的准确了，而是醉心于印象的天上地下，从而鲜活，从而全息，便有了象征的博大。姜文，固执地向那逝去的往事发问：这是怎么了，到底都是怎么了呀？幸好他不中理论的圈套，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。过士行说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处处透露出神秘的力量。刘小枫是这样说：象征，是“无论你看如何看，也看不够、看不全、看不尽其意味”的。

向上升起，是太阳给我们的永恒启示。再经时日，这个不屈不挠的姜文又将会怎样升起，尚未可知。或可更少些愤怒，更多些平静吧。我是指影片的开头，现代的疯狂就像那条照常流淌的河水，其实是波澜不惊的。无可挑剔的作品是没有的，但这不是本文所涉之题。

07-10-16

花钱的事

据说，我家祖上若干代都是地主，典型的乡下土财主，其愚昧、吝啬全都跟我写过的我的那位太姥爷差不多：“一辈子守望着他的地，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；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，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，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……如此循环再循环，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。而他自己呢，最风光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儿。”

据说，一代代瘦或不瘦的老头儿们，都还严格继承着另一项传统：不单要把粮食变成土地，还要变成金子和银子埋进地里，意图是留给子孙后代，为此宁可自己省吃俭用。那时候我父亲还小，他说他依稀还能记起一点那警惕的场面：晃动的油灯把几条挥汗掘土的人影映在窗上，忽觉外面有所动静，便一齐僵住，黑了灯问：“谁？”见是几个玩耍的孩子，才都透一口气，而后把孩子们一一骂回到各自的屋里去。

但随时代变迁，那些漂亮的贵金属终也不知都让谁给挖了去，反正我是没见过。我的父辈们，也只因此得到了一个坏出身。

我怀疑我身上还是遗传着土财主的心理，挣点儿钱愿意存起来，当然不是埋进土里，是存进银行，并很为那一点点利息所鼓舞。果然有人就挖苦我是“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，进而问道：“要是以后非但没有利息，还得交管理费，你还存不？”我说不存咋办，搁哪儿？于是又惹得明智之士唏嘘嘲笑：“看你不傻嘛，不知道钱是干吗的？”“干吗的？”“花的！不懂吗？钱是为人服务的。普天之下从古至今，最愚蠢的东西莫过于守财奴。”接着，还搬出大哲学家西梅尔的思想来开导我：货币就好比筑路、搭桥，本不是目的，把钱当成目的就好比是把家安在了桥上。

倒是我把钱当成了目的？等着瞧吧，还不一定是谁把家安在了桥上呢。

明智之士的话听起来也都不错，但细想，就有问题。第一：钱，只是花着，才是为人服务吗？第二：任何情况下，都一定是人花着钱，就不可能是钱花着人？比如说你挣了好些钱又花了好些钱，一辈子就过去了，那是你花了一辈子钱呢，还是钱花了你一辈子？第三：设若银行里有些储备，从而后顾之忧，可以信马由缰地干些想干而不必盈利的事，钱是否也在为人服务呢？我的意思是：钱是为了能花的，并不都是为了花掉的。就好比桥是为了能过河的，总不至于有了桥你就来来回回地总去过河吧？

在我看，钱的最大用处是买心安。必须花时不必吝惜，无需它们骚扰时，就让它们都到隔壁的银行里去闹吧。你心安

理得地干些你想干的事、做些你想做的梦，偶尔想起它们，知其“召之即来，来之能用”，便又多了一份气定神闲。这不是钱的最大好处吗？不是对它们最恰当的享用？就算它们孤身在外难免受些委屈——比如说贬一贬值，我看也值得；你咋就舍得让孩子到幼儿园里去哭呢？

贬值，只要不太过分就好，比如存一万，最后剩五千。剩多剩少，就看够不够吃上非吃不可的饭，和非吃不可的药，够，就让它贬去吧。到死，剩一万和剩五千并无本质不同。好比一桶水，桶上有个洞，漏，问题是漏多少？只要漏到人死，桶里还有水，就不怕。要是为了补足流失，就花一生精力去蓄水，情况跟渴死差不太多。

我肯定是有点儿老了。不过陈村兄教导我们说：“年轻算个什么鸟儿，谁没有年轻过呢？”听说最时髦的消费观是：不仅要花着现有的钱，还要花着将挣的钱，以及花着将来未必就能挣到的钱；还说这叫超前消费，算一种大智大勇。依我老朽之见，除非你不怕做成无赖——到死也还不完贷，谁还能把我咋样？否则可真是辛苦。守财者奴，还贷的就一定不是？我见过后一种奴——人称“按揭综合症”，为住一所大宅，月以继月地省吃俭用不说，连自由和快乐都抵押进去；日出而作，日落而不敢息，夜深人静屈指一算，此心情结束之日便是此生命耗尽之时。这算不算是住在了桥上？抑或竟是桥下，桥墩也似的扛起着桥面？

但明智之士还是说我傻：“扛着咋啦？人家倒是住了一辈

子好房子！你呢，倘若到死还有钱躺在银行里，哥们儿你冤不冤？”

这倒像是致命一击。

不过此题还有一解：倘若到死都还有钱躺在银行里，岂不是说我一生都很富足、从没为钱着过急吗？尤其，当钱在银行里饱受沉浮之苦时，我却享受着不以物喜、不为钱忧的轻松，想想都觉快慰，何奴之是？

我还是信着庄子的一句话：“乘物以游心”。器物之妙，终归是要落实于心的。什么是奴？一切违心之劳，皆属奴为。不过当然，活于斯世而彻底不付出奴般辛苦的，先是不可能，后是不应该——凭啥别人造物，单供你去游心呢？但是，若把做奴之得，继续打造成一副枷锁，一辈子可真就要以桥为居了。听说有一类股民，不管赚到多少，总还是连本带利都送回到股市去“再生产”，名分上那些钱都是你的，但只在本利蚀尽的一天才真正没有了别人的事。

还有一事我曾经不懂：凭什么一套西装可以卖到几万块？我盯紧那玻璃钢模特之暗蓝色的面孔，心里问：“凭什么呀你？”一旁的售货小姐看不过了，细语莺声地点拨道：“牌子呀，先生！”“牌子？就这么一小块儿织物？”小姐笑笑，语气中添了几分豪迈：“您可知道，这种牌子的西装，全世界才有几套吗？”

默然走出商场时我才有点儿明白了：那西装不单是一身衣裳，更是一面奖状！过去，比如说一位房管局长要是工作得好，会有上级给他发一面奖状。可现在，谁来表彰一位房产商